

## 《书舶庸谭》所载日藏中国戏曲文献考略

孙书磊

《戏曲研究》第70辑 2006年

-

20世纪古典戏曲研究的开山之祖为王国维、吴梅，然而，“董康对于戏曲研究的贡献，实不在王、吴之下”。[①]《诵芬室丛刊》和《曲海总目提要》之外，董康尚有记载其于民国十五年（1926）至二十五年（1936）间先后四次在日本访书活动的日记《书舶庸谭》。《书舶庸谭》载有大量日藏中国戏曲目录，包括许多海内外孤本。这一重要文献资料尚未引起学界的重视。笔者试对《书舶庸谭》所载中国戏曲目录进行文献梳理，为治曲者提供便利。[②]

1、冯梦龙评本《西楼记》：前有图六叶。狩野直熹藏[③]。（卷一：十六年一月二日）

此日日记云：“未识与所刻墨憨斋中《楚江情》有无异同。”中国戏剧家协会所藏《新曲十种本》之《墨憨斋重定西楼楚江情传奇》前无图。狩野直熹藏本为孤本。

2、李卓吾评本《西厢记》：像一叶，图廿叶，内《十美图》为洪绶、陆喆、甄光、隐之、陆荣、陆玺、厚颖、陆善、慧公、口士沛分绘，就本曲词意写为十图。像半叶，篆文四字，与张深之刊本同。神田喜次郎藏。（卷一：十六年一月三日；卷二：二月八日、九日）

郑振铎《劫中得书续记》（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）第五十七条：

“李卓吾先生批点西厢记真本：二卷存上卷册，明末刊本。”并称：“余旧藏此本一部，卷首图像已被夺去。后又收清初刊金圣叹评本《西厢记》，首有《十美图》甚精美，即从此本抚印者。然以不得原刊之图像为憾。孙助廉得此残本一册，秘不示人，且已寄平。余闻之，力促其寄回。乃得归余所有。图像原有二十幅，今仅存十幅有半。”《书舶庸谭》卷一之一月三日：“向（神田喜次郎）借补入《千秋绝艳图》中。”卷二之二月八日：“拟借以影入《千秋绝艳图》内。”九日：“寄李卓吾评本《西厢》送大东书局，摄其图像于《千秋绝艳》中。”查民国董氏香雪居影印本《千秋绝艳图》二卷之上卷收李卓吾评点本《西厢记》图像共二十一幅，其中，首幅为崔莺莺半身像，题“双文小像”篆文四字，与下卷张深之刊本《西厢记》完全相同。后为十幅图像描写莺

莺即所谓《十美图》，分别为洪绶、陆喆、觐光、隐之、陆槩、陆玺、厚颖、陆善、慧公、口士沛所绘，首图题“洪绶”即陈洪绶（号老莲），《十美图》之间插入花鸟画十幅。可见，郑振铎所藏李卓吾评本《西厢记》就是神田喜次郎所藏本的残本，神田氏藏本为足本。〔④〕而董康认定神田氏藏本乃世上流传李卓吾评本《西厢记》的“初印”本，与郑振铎称自己的藏本为“真本”、“原刊”，所见略同。

3、《传奇汇考》：抄本。二函。京都帝国大学藏。（卷一：十六年一月七日、九日、二十五日、二十六日、二十七日、二十九日、三十日；卷二：三十一日，二月一日、四日、五日。）

《传奇汇考》和《乐府考略》上世纪初陆续显世，董康认为二书实为一书即清黄文暘《曲海目》，遂联络王国维、吴梅、陈乃乾、孟森等人对之进行校订，由上海大东书局排印出版，是为《曲海总目提要》。《曲海总目提要》正式刊行于民国十七年（1928），1926年董康东渡扶桑随身携带刊本初样本。

《书舶庸谭》卷一之一月七日记：“狩野博士送《传奇汇考》一函至，与刊本《曲海提要》核对，多廿一篇。……曩谓《乐府考略》本为一书，何以有此二名？今观《汇考》第一册之《四奇观》后有道光时跋语：‘近日吴人演《双珠圆》传奇，即此第三段事也，打诨插科，略加润色，而大段仿佛相同，虽为一时快观，究之意味毫无，世人厌故喜新，日趋日下，戏虽小道，吾于此不能不致意焉。道光丙戌九日志。’是《汇考》乃后人所改名也。”二十五日又记：“狩野博士送《传奇汇考》第二函来，与《曲海》目互勘，多廿二则，拟是日起手录数叶，以期速成。内《小江东》有云：‘刘备等事迹互见《赤壁四郡记》，详《考略》中，不复多引。’是《考略》与《汇考》各为一书，《汇考》系后出，欲补《考略》之遗，虽窃录《考略》原文，而撰人则每有出入也。”可见，《传奇汇考》是在《乐府考略》之后，清道光丙戌即道光六年（1826）之前出现的，旨在“欲补《考略》之遗”。据王古鲁《最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一斑》（1936年刊行），狩野为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的学长，所送给董氏的《传奇汇考》即京都帝国大学所藏钞本，是为孤本。蒋寅目睹此本，其《东瀛读书记》记：“佚名撰《传奇汇考》钞本八卷。无栏抄本十六册，分装四函。……全书共收剧目472种，除三种重见，得469种，较民国三年（1914）古今书室石印《传奇汇考》所收263种多出207种。”〔⑤〕此本对

于订补《曲海总目提要》、确定《传奇汇考》与《乐府考略》之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，董康进行了抄录、校勘、石印留底。但不知何因，1928年正式出版的《曲海总目提要》并未吸收董康在日本新发现的材料。

4、《宋公明闹元宵杂剧》：一卷，题《贵耳集》、《瓮天脞语》纪事，即空观填词，尚友堂刊本《二刻拍案惊奇》所附本。内阁文库藏。（卷一：十六年一月十日；卷三：三月二十五日）

《二刻拍案惊奇》有两种版本。一种为日本内阁文库藏崇祯五年尚友堂刊本，该本是尚友堂部分原版的重印本，四十卷。《书舶庸谭》卷三之三月二十五日记云：“中缝下端标尚友堂。前有序二：一为壬申睡乡居士题，一为崇祯壬申冬日即空观主人题于玉光斋。图为刘奎摹。或题刘君裕刻，每卷一事二目，其第四十卷乃《宋公明闹元宵杂剧》，题‘《贵耳集》、《瓮天脞语》纪事，即空观填词’。”董氏将四十回回目全部钞录，从中见出《宋公明闹元宵杂剧》是重印时补入的。卷三之二十九日：“内藤湖南昨自京都来寓京桥区木挽町小松屋，九时偕田中访之，谈及《二刻拍案惊奇》为明人度曲家所取材，中国绝无传本，恳其设法借印以备《曲海》之参考。湖南允之。”但不知何因最终未能如愿。1947年王古鲁手抄交商务印书馆，因文字猥褻而被搁置，1957年才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印行，其中插入从日本摄回影印的图像若干，首图便有“内阁文库”钤记。另一种为法国巴黎图书馆藏三十卷本。郑振铎民国二十年（1931）为《明清二代的平话集》所写跋文将此本称为“别本”，并说：“未知编者，明末清初坊本。这部书世间流传绝少，我偶然的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中见到了它。”〔⑥〕《书舶庸谭》卷六之二十二年（1933）十二月十三日云：

“巴黎图书馆亦有《二刻拍案惊奇》，凡三十卷，抄存其目。除前十卷同内阁所藏，已见前外。录其十一卷以下之目如后。”董氏所录后二十卷的回目，也为双句回目，但并非一卷一事，二十卷计二十四事。两相比较，巴黎图书馆藏本《二刻拍案惊奇》并无《宋公明闹元宵杂剧》。孙楷第《日本东京大连图书馆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缘起》称，内阁文库藏《二刻拍案惊奇》“已为唯一无二孤本”。内阁藏本《宋公明闹元宵杂剧》虽然不是尚友堂原刊本，却自然是现存的孤本了。董氏之前亦未见任何著录，傅惜华《明代杂剧全目》和庄一拂《古典戏曲存目汇考》虽然都已著录了该剧，但都晚于董氏的《书舶庸谭》。

5、《梅雪争奇》：三卷，明邓志谟编，又一部；《疏果争奇》：三卷，明邓志谟撰；《花鸟争奇》：三卷，明邓志谟撰；《风月争奇》：三卷，明邓志谟编；《山水争奇》：三卷，明邓志谟撰。内阁文库藏。（卷一：十六年一月十日）

当日记过内阁文库书目之后，董氏称：“以上各种，大率章回小说、笔记、戏曲及游戏文章均有，俟赴东京调查后，当为一一区别优劣也。”实际上，董氏后来并未对其所录的书目进行文体上的甄别，所以，所录邓志谟撰的《梅雪争奇》、《疏果争奇》、《花鸟争奇》、《风月争奇》、《山水争奇》是否为戏曲未加说明。据孙一珍《邓志谟论》：“每种‘争奇’都分三卷。第一卷是一篇寓言体小说，第二、三两卷则分别汇编历代有关的诗词歌赋和戏曲。”〔⑦〕《古本戏曲剧目提要》卓连营撰文称，《梅雪争奇》卷上有《孟山人踏雪寻梅》（又名《梅雪传奇》），《花鸟争奇》卷一有《秦楼箫引凤》（又名《秦楼箫史》）、《唐苑鼓催花》、《见雁忆征人》、《折梅逢驿使》（又名《折梅驿使》）四种传奇，《风月争奇》卷上有《青楼访妓》，今存邓志谟编明春语堂刊本《七种争奇》所收本。

6、《花筵赚》：二卷，题吴侬荀鸭填词、空谷玉人订谱。前有序二，即撰人与订谱者也。末有朱跋，未题名姓。板心镌乌衣藏板。明刊本。内阁文库藏。（卷一：十六年一月十日；卷三：三月二十五日）

《花筵赚》国内有明崇祯年间的博山堂刊本和山水邻刊本两种。据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，博山堂原刊本藏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，《孤本戏曲丛刊二集》据以影印；山水邻原刊本藏首都图书馆，以清初辑印《玉夏斋传奇十种》所收本通行。此二种所收本《花筵赚》均未有吴侬荀鸭和空谷玉人的序文，也未有跋文。《书舶庸谭》卷三之三月二十五日称此本“与《山水邻》本小有同异”。可见，内阁文库所藏乌衣巷刻本为孤本。

7、《荆钗记》：二卷。内阁文库藏。（卷一：十六年一月十日）

此剧现存明代版本中，只有士礼居旧藏姑苏叶氏刻《原本王状元荆钗记》和继志斋刻屠赤水评本《古本荆钗记》为二卷本。内阁文库藏本或为其中一种。

8、《玄雪谱》：四卷，明锄兰忍人选辑，媚花香史批评。有图，首有声隐道人序。内阁文库藏。（卷一：十六年一月十日；卷四：四月一日）。

《玄雪谱》为戏曲选集。书名全称为《新镌绣像评点玄雪谱》，凡四卷，选录元明两代杂剧、传奇散出。董氏将“声隐道人”讹为“散隐道人”。王秋桂先生主编的《善本戏曲丛刊》第四辑（台湾学生书局 1987 年版）所收本即为影印日本内阁文库本。卷二《彩楼记·归窑》和全书末有缺页，序首叶和全书末缺页处分别有“内阁”钤记。全书皆未说明刊刻时间，董氏称为清初刻本，而王秋桂《善本戏曲丛刊出版说明》谓明末刊本。傅惜华兄长傅芸子《东京观书记》（1938 年）“内阁文库”著录此本，谓“明末刊本……每图表为圆形，绘剧中人物，里为当时名人所绘之花鸟山水，亦圆图，盖晚明之通例”[⑧]，并作了较详细的考释。

9、《红拂记》：四卷。又一部。内阁文库藏。（卷一：十六年一月十日）

《红拂记》国内藏本一般为二卷，惟明末吴兴凌玄洲校刻朱墨套印本为四卷三十四出，前有《虬髯客传》，图十二幅，每图后有题咏分别署“凌玄观”、“浮玉”、“起祥”、“玄观”。据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，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藏有凌氏朱墨套印本善本，《古本戏曲丛刊初集》据以影印。严绍盪《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》著录内阁文库之红叶山文库藏中国戏曲：“张凤翼《红拂记》四卷三十四出并附《虬髯客传》一卷。”[⑨]可见，内阁文库藏本即此版本。

10、《红梨记》：四卷，阳初子填词。内阁文库藏。（卷一：十六年一月十日）

“阳初子”即徐复祚，《红梨记》国内藏本一般为二卷，惟明末刻朱墨套印本题《校正原本红梨记》为四卷三十出，署“阳初子填词”，首载署“玉蟾道人题于珠水山房”《题红梨花传奇》，《素娘遗照》像一幅，署“吴兴阴庵子识”《素秋遗照引》，图十四幅，末附《红梨花》杂剧，《古本戏曲丛刊》初集据以影印。严绍盪《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》著录内阁文库之红叶山文库本中国戏曲：“徐复祚《红梨记》四卷三十出并附张寿卿《梨花杂剧》一卷四出。”[⑩]可见，内阁文库藏本即明末刻朱墨套印本。

11、《易水歌》：一卷，榭园居士撰。内阁文库藏。（卷一：十六年一月十日）

榭园居士即叶宪祖。傅芸子《东京观书记》（1938 年）“内阁文库”著录

《易水歌》：“有《易水寒》一本载《盛明杂剧》第一辑（孙按：当为第二辑）中，检之此即《易水寒》。”[11]傅惜华《明代杂剧全目》著录叶宪祖《壮荆卿易水离情》：“明万历间刻本，卷首总题：《易水歌》，署曰：‘榭园居士著’；题目正名作：‘老田光舍身激友，智燕丹下士成名；烈樊期金台高义，壮荆卿易水离情。’此本系日本内阁文库所藏。”[12]题目正名与《盛明杂剧二集》所收本相同。可见，内阁文库藏本是早于《盛明杂剧》所收本的单行原刊本，与同是内阁文库藏本《盛明杂剧二集》所收本并行。

12、《摘锦奇音》：六卷，明龚正我编。内阁文库藏。（卷一：十六年一月十日）

《摘锦奇音》为戏曲选集。王秋桂先生主编的《善本戏曲丛刊》第一辑（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）影印此书。为明万历三十九年（1611）书林敦睦堂张三怀刻本，书名全称为《新刊徽板合像滚调乐府官腔摘锦奇音》。凡六卷，版式分为两栏，上栏为小曲、酒令、灯谜，下栏为传奇散出，《善本戏曲丛刊书目提要》称该书“原本藏日本内阁文库”。傅芸子除了在《东京观书记》（1938年）“内阁文库”中著录此本，并作了较为详细的考释，[13]在《内阁文库读曲续记》（1942年）亦著录。[14]

13、《三义记》：一卷。内阁文库藏。（卷一：十六年一月十日）

明代的小说和戏曲皆有《三义记》作品。《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》编辑委员会的《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》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）收有周中明撰写的《刘小官雌雄兄弟》条：“明代小说。见于《醒世恒言》卷十。……高丽刊本夕川老人《花影集》有《刘方三义记》。”《刘方三义记》本刊于高丽，《醒世恒言》本又非《三义记》的题名，所以皆非内阁文库本《三义记》。傅芸子《东京观书记》（1938年）“内阁文库”著录此本，并说“版式与《易水寒》相同……此剧亦属罕觐（曲文系南北合套）”[15]。傅惜华《明代杂剧全目》在叶宪祖《三义成姻》条下著录：“今此剧唯存明万历年间刊本，为日本内阁文库所藏。原本标曰：《三义记》，不载题目正名。”[16]可见，内阁文库本《三义记》就是傅惜华所谓的万历刊本《三义成姻》，为孤本。

14、《琴心雅调》：二卷。内阁文库藏。（卷一：十六年一月十日）

傅芸子《东京观书记》（1938年）“内阁文库”部分著录：“万历刊

本……首无序文，不题撰者姓名……上下两卷各四折……此本亦罕觐，兹志其出名，上卷计挑琴、奔凤、涤器、题桥，下卷计献赋、还乡、交欢、重聚共八折。”[17]傅惜华《明代杂剧全目》叶宪祖“琴心雅调”条云：“此剧仅存明万历间刻本，日本内阁文库藏。凡二卷，未标作者名氏。亦不载题目、正名。”[18]

15、《琴心记》：四卷。内阁文库藏。（卷一：十六年一月十日）

孙柚的《琴心记》现存三种版本：明万历间金陵富春堂刻本，四卷，题《新刻出像音注司马相如琴心记》，据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善本；明末汲古阁原刊初印本，题《琴心记》二卷，《古本戏曲丛刊二集》据以影印；汲古阁刻《六十种曲》所收本，题《琴心记》不分卷。从卷数上看，内阁文库藏本应当为富春堂本。

16、《玉谷新簧》：五卷首一卷，八景居士撰。内阁文库藏。（卷一：十六年一月十日）

该书也为戏曲选集。王秋桂先生主编的《善本戏曲丛刊》第一辑影印此书，全称为《鼎刻时兴滚调歌令玉谷新簧》，凡五卷，首卷题“八景选辑，书林绣梓”，卷上题“吉州景居士汇选，书林刘次泉绣梓”，明万历三十八年（1610）刻，版式分三栏，上下两栏选录传奇散出，中栏选辑流行小曲。《善本戏曲丛刊书目提要》注明该书“原本藏日本内阁文库”。傅芸子《东京观书记》（1938年）“内阁文库”早有著录，并“疑此书最初恐即名《玉振金声》”，[19]其《内阁文库读曲续记》（1942年）亦著录。[20]

17、《玉茗堂传奇四种》：八卷，明汤显祖撰，又一部，沈际飞点次。内阁文库藏。（卷一：十六年一月十日）

《玉茗堂传奇四种》的海内各种版本中，惟明崇祯年间独深居点定《玉茗堂四种曲》之《紫钗记》、《南柯记》、《邯郸记》均首载署“震峰居士沈际飞漫书”序文。然而，此“漫书”而非“点次”。故疑日本内阁文库藏本为孤本。

18、《明珠记》：五卷四十三出。内阁文库藏。（卷一：十六年一月十日）

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著录，《明珠记》五卷，明陆采撰，《王无双传》一卷，明刻朱墨套印本，即明末吴兴闵氏校刻朱墨套印本，藏中国国家图书

馆。严绍盪《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》著录内阁文库之红叶山文库本中国戏曲：“陆采《千金记》五卷四十三出并附薛调《无双传》一卷。”[21]此《千金记》当即董氏著录的《明珠记》。内阁文库所藏应为明末吴兴闵氏校刻朱墨套印本。

19、《词林一枝》：四卷，明黄文华撰，明万历元年版。内阁文库藏。

（卷一：十六年一月十日）

《词林一枝》为戏曲选集。王秋桂先生主编的《善本戏曲丛刊》第一辑影印此书。书名全称为《新刻京板青阳时调词林一枝》。凡四卷，版式分为三栏，上下两栏选辑明人传奇，中栏杂录散曲、小曲。卷终书：“万历新岁孟冬月叶志元绣梓”。《善本戏曲丛刊书目提要》注明该书“原本藏日本内阁文库”。傅芸子《东京观书记》（1938年）“内阁文库”著录此本，并作详细的考释，[22]其《内阁文库读曲续记》（1942年）亦著录。[23]

20、《绣襦记》：四卷。内阁文库藏。（卷一：十六年一月十日）

国内现存《绣襦记》刊本有6种，其中5种为二卷本，只有明末刻朱墨套印本为四卷本，《古本戏曲丛刊初集》据以影印。严绍盪《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》著录内阁文库之红叶山文库藏中国戏曲：“薛近兗《绣襦记》四卷四十一出并附白行简《汧国夫人传》一卷。”[24]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昭和四十七年（1972）所编《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》：“《绣襦记》四卷，明薛近兗撰，明末刊本朱墨套印（双）”，可见，内阁文库藏本与东京大学藏本皆为明末刻朱墨套印本。

21、《新校注古本西厢记》：六卷图一卷，明王骥德编。内阁文库藏。

（卷一：十六年一月十日）

民国十九年（1930）北平富晋书社影印明万历四十二年（1614）朱朝鼎香雪居刻本之《新校注古本西厢记》，有图一卷，剧本正文五卷，汇考一卷，与董氏所谓“六卷图一卷”相符，当与内阁文库藏本同版。

22、《寻亲记》：二卷三十四出。内阁文库藏。（卷一：十六年一月十日）

据郭英德《明清传奇综录》著录，现存《寻亲记》刊本有3种，其中只有明末汲古阁原刻初印本为二卷三十四出。内阁文库藏本当为汲古阁原刻初印本。

23、《琵琶记》：四卷四十二出。《西厢记》：六卷二十出，明陈邦泰编。内阁文库藏。（卷一：十六年一月十日）

这是《琵琶记》、《西厢记》的合订本。黄仕忠《〈琵琶记〉研究》（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）和[韩]金英淑《〈琵琶记〉版本流变研究》（中华书局2003年版）都提及明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）陈邦泰继志斋刻本《重校琵琶记》（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善本），但均未说明是与《西厢记》的合订本。蒋星煜《琵琶本〈西厢记〉考》列举了明代四种与《琵琶记》合刊的《西厢记》版本，第二种为：“明万历二十六年（一五九八年），秣陵继志斋陈邦泰刊《重校北西厢记》。日本内阁文库现有收藏。此书就是和《重校琵琶记》合刊的。《琵琶记》为第一、第二两册，《西厢记》为第三、第四两册。”[25]但万历二十六年秣陵陈邦泰继志斋刊本《西厢记》的书名、卷数为《重校北西厢记五卷》[26]，与董氏著录的卷数有出入。

24、《西厢记》：五卷，元王实甫等撰。内阁文库藏。（卷一：十六年一月十日）

据蒋星煜《明刊本〈西厢记〉的古本、元本问题》，现存明刊五卷本的《西厢记》有：刊于弘治十一年（1498）金台岳家重刊本、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）秣陵陈邦泰继志斋刊本、万历四十二年（1614）山阴朱朝鼎香雪居刊本、万历年间王起侯校刊本、天启年间乌程闵氏刊朱墨蓝三色套印本、崇祯三年（1630）文立堂刊本、崇祯十二年（1639）张深之本、崇祯年间固陵孔氏汇锦堂刊本和徐渭题识本。[27]内阁文库藏本与上述各本之关系待考。

25、《西厢记》：重刻元本题评音释二卷，明余泸东校，明万历二十年版。内阁文库藏。（卷一：十六年一月十日）

此本即《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二卷》，熊龙峰忠正堂万历二十年（1592）刊本，上饶余泸东校正全像卢玉龙刊，为孤本。建国前，张文鸾《西厢记的批评与考证》列举的版本中未有此本；松皕室主（杜颖陶）只有“明万历熊氏刊本”，但因书藏于日本不得见，故所著《现存杂剧传奇板本记》未作说明；[日]长泽规矩也《明代戏曲刊行者》也只著录该本的书名、卷数以及收藏者。最早较为详细著录此本的就是董康。之后，便是蒋星煜在《明刊本〈西厢记〉的古本、元本问题》[28]、《明代上饶余泸东氏生平之探索及其校正本西厢记之来龙去脉》[29]等文中作了介绍。

26、《盛明杂剧二集》：三十卷，明沈泰等编。内阁文库藏。（卷一：十六年一月十日）

王国维《〈盛明杂剧初集〉跋》：“曩见日本内阁图书寮书目，有《盛明杂剧二集》三十卷，惊为秘笈。己酉冬日，得此书于厂肆，是为初集，而二集在日本内阁。”[30]董康《书舶庸谭》卷三之（三月）五日云：“校《盛明杂剧二集》写样十二页。”可见，董康将其钞录回国。现存诵芬室本即为董康1925年翻刻本，前有袁于令己巳年即崇祯二年（1629）序。据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，中国国家图书馆和浙江图书馆藏有明崇祯原刻本。

27、《还带记》：卷端题星源游氏兴贤堂重订，绣谷唐氏世德堂校梓，中间插画。狩野直熹藏。（卷一：十六年一月十八日）

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沈采《还带记》明世德堂本善本，书名《新刻重订出相附释标注裴度香山还带记》，二卷四十一出，卷端题星源游氏兴贤堂重订，绣谷唐氏世德堂校梓，中间插画，天头有评语。《古本戏曲丛刊》初集据以影印。狩野氏所藏即此版本。

28、《苏门啸杂剧》：作者署西泠逸史，无技氏序称青眉梓于崇祯年，其目为《买笑局金》、《卖情扎囤》、《没头疑案》、《截舍公招》、《智赚还珠》、《错调合璧》、《贤翁激婿》、《义妾存孤》、《人鬼夫妻》、《死生仇报》、《蟾蜍佳偶》、《钿盒奇姻》十二种，每种有图甚精。东京帝国大学藏。（卷二：二月二十一日、二十二日、二十四日、二十五日）

《苏门啸杂剧》为傅一臣（字青眉，号无技，别署西泠野史）所撰杂剧，计十二种。《书舶庸谭》卷二之二月二十一日：“午后二时携田中诣大学研究室，阅《苏门杂剧》凡十二种。明汪道昆撰曲甚佳，如《丹桂钿盒》、《素梅玉蟾》，见《盛明杂剧二集》。”二十五日又称，《苏门啸》“末二种未必即《盛明杂剧二集》之《丹桂钿盒》、《素梅蟾蜍》也”。《苏门啸杂剧》之《蟾蜍佳偶》、《钿盒奇姻》，《盛明杂剧二集》之《丹桂钿盒》、《素梅玉蟾》，与凌濛初《二刻拍案惊奇》卷三“权学士权认远乡姑白儒人白嫁亲生女”、卷九“莽儿郎惊散新莺燕俏梅香认合玉蟾蜍”的题材相同。董氏认为《苏门啸杂剧》末二种《蟾蜍佳偶》、《钿盒奇姻》即《盛明杂剧二集》所收《丹桂钿盒》、《素梅玉蟾》，但几天后又产生了怀疑。董氏怀疑的直觉是对的。但要说明的是，《盛明杂剧二集》之《丹桂钿盒》、《素梅玉蟾》作者所

署“榭园居士”为叶宪祖号，董氏误将《丹桂钿盒》、《素梅玉蟾》的著作权归入汪道昆的名下。二十四日记：“得田中电话，影印《苏门啸》杂剧已得研究院主任文学博士盐谷温许可。”据王古鲁《最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一斑》（1936年刊行），盐谷温为东京帝国大学中国文学科教授。《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》著录：“《苏门啸》十二卷。明傅一臣撰，崇祯十五年序，敲月斋刊本。”董康回国后不久，在国内影印《苏门啸杂剧》。傅芸子《东京观书记》（1938年）“东大支那哲文研究室”云：“戏曲如《苏门啸》，往昔仅东大有此一部（董授经先生旧藏），数年前吾弟惜华又在京获一部。东大藏者缺序而图备，吾弟藏者序具而图残，合之固为全璧也。”[31]

29、《排闷斋温柔乡》：江夏蕉窗编次（封面题花间主人填词），序为亦庵王空世。久保天随藏。（卷三：三月十五日）

《书舶庸谭》卷三之三月十五日：“六时赴久保得二之招，……久保君号天随。”据此，久保天随即久保得二。久保氏为日本台北帝国大学资深教授。据傅惜华《访书记》，该书后为日本台北帝国大学东洋文学会收藏。《书舶庸谭》之前未见任何文献著录，海内外亦未见他者收藏，此本为当然的孤本。

30、《解金貂》：题名同上，序称湘水女弟白云来。久保天随氏藏。（卷三：三月十五日）

与《排闷斋温柔乡》一样，亦为“江夏蕉窗编次（封面题花间主人填词）”。此前未见任何文献著录，海内外也未见他者收藏，当为孤本。后亦为日本台北帝国大学东洋文学会收藏。

31、《张玉孀闺房三清鹦鹉墓贞文记》：古越孟称舜（又题花屿仙史）填词，寓山主人评，序为寓山主人。久保天随藏。（卷三：三月十五日）

《张玉孀闺房三清鹦鹉墓贞文记》的明代刊本有两种：一是，明崇祯间刻本，署“古越孟称舜著”，首载署“癸未孟夏望日稽山孟称舜书于金陵雨花僧舍”之《题词》，浙江图书馆藏有善本，《古本戏曲丛刊二集》据以影印；一是，明崇祯间金陵石渠阁刻本，署“花屿仙史填词”，“寓山主人评”，除自序外，尚有寓山主人祁彪佳题词，久保氏所藏即此本。邓长风《〈孟子塞五种曲序〉的真伪与〈贞文记〉传奇写作、刊刻的时间》附记：“1997年7月，我读到傅惜华先生发表于1939-1940年的《日本现存中国善本之戏曲》一文，始知《明代传奇全目》著录之石渠阁本《贞文记》即本此文；而傅氏1939年所

见之本亦即董康 1927 年所见之久保天随藏本。此本辗转流落至台湾当在 1939 年之后。” [32]1997 年邓长风得到台湾清华大学王安祈教授等人帮助，得到若干复印页。据该附记介绍：石渠阁本扉页正中题“鹦鹉墓”三大字，右栏题“寓山主人评”，左下方题“金陵书坊石渠阁绣梓”，上眉横题“花屿仙史填辞”，上下册卷首皆有“台北帝国大学图书馆印”、“天随珍藏”等印。可知，石渠阁本《贞文记》现藏于台湾。

32、《清忠谱》：苏门啸侣李玉元玉撰，序为吴梅村。久保天随藏。（卷三：三月十五日）

《清忠谱》现存两种刊本：最早为明顺治苏州树磁堂原刻本，题《清忠谱》，署“苏门啸侣李玉元玉甫著”，“同里毕魏万後、叶时章稚斐、朱確素臣同编”，首载署“梅村吴伟业题”之《序》，《古本戏曲丛刊三集》据以影印；清康熙年间苏州霜英堂据原刻翻印本，国家图书馆藏。久保天随氏所藏未审为原刻、翻刻。

33、《四种曲》：《万全记》（一名《富贵仙》）、《十醋记》（一名《满床笏》）、《双锤记》（《合欢锤》）、《偷甲记》（一名《雁翎甲》）。久保天随藏。（卷三：三月十五日）

据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，《万全记》、《十醋记》、《双锤记》、《偷甲记》合刊之《四种曲》，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善本。《船舶庸谭》该日记云：“天随氏谓系李渔撰，待考。”《曲海目》、《曲考》、《曲录》等均著录为李渔的作品，久保氏的观点沿袭了前人的一贯认识。董氏怀疑是成立的，郭英德《明清传奇综录》已经考定此四种传奇的作者为范希哲。

34、《碧天霞》：平水徐昆后山填词。序二：一为王棚鳌伯英；一为常庚辛位西。久保天随藏。（卷三：三月十五日）

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徐昆《碧天霞》传奇，署“平水徐昆后山氏填词”，“蒲坂长庚辛位西评点”，首载署“瓠邱弟王棚鳌伯英甫拜题”之《序》，署“乾隆丙戌嘉平月中浣七日蒲坂世弟常庚辛位西氏拜题”之《序》，以及姑射山樵吴克成、半醒园夫、神山张允中、古翼杜元勋、饭鹤人樊塘、时塘白澍等之题词。凡二卷 40 出。若仅从撰者和序作者看，久保氏所藏与此本应为同一版本。

35、《梦花酣》：抄本。细川书店藏。（卷四：四月二十八日、三十日）为董康购得。前有署“崇祯壬申夏五二十四桥间人郑元勋书”题词和署“吴依荀鸭撰”自序。《书舶庸谭》详细钞录了题词、序文和上下卷出目。吴依荀鸭（范文若）《梦花酣》传奇国内原有明崇祯间博山堂原刊本，《古本戏曲丛刊》二集据以影印。董氏《书舶庸谭》卷四之四月二十八日称：“偕赴细川书店，以三十圆购抄本吴依荀鸭所谱之《梦花酣》一帙。此与《花筵赚》、《鸳鸯棒》本名《博山堂乐府三种》，《花筵赚》等曾刊于《山水邻十种传奇》中，《梦花酣》仅沈氏诸昆所改正之《南九宫谱》时引其曲，久为心醉，今无意得之，亦奇缘也。”董氏《书舶庸谭》卷三之三月二十五日记，《博山堂乐府》刊本“颇罕觐，余曩时以巨价购得之”。相比较，博山堂本第一出前有《话柄》，而钞本缺少《话柄》，钞本当为孤本。

36、《乐府珊珊集》：二册，刊目不知卷数。文求堂藏。（卷六：十二月十六日）

该书为明周之标编辑的戏曲、散曲选本。王秋桂先生主编的《善本戏曲丛刊》第二辑（台湾学生书局 1984 年版）影印此书，为明末刊本，书名全称为《新刊出像点板增订乐府珊珊集》，凡四卷，前两卷为散曲，后两卷为戏曲。

（原载《戏曲研究》第 70 辑 2006 年）

---

[①] 邓长风《明清戏曲家考略三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，第 176 页。

[②] 董康《书舶庸谭》版本有四卷、九卷之别。四卷本最早为民国十七年（1928）武进董氏影印本，九卷本最早为民国二十八年（1939）诵芬室刻本。本文所引，前四卷内容据四卷本，后五卷内容据九卷本。

[③] 王君南《董康东游记》（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）为九卷本整理本，在人名索引中将“狩野博士”误作狩谷掖斋。

[④] 蒋星煜认为神田氏所藏李卓吾评本与王、李合评本有一定的承续关

系，详《〈元本出相北西厢记〉的王、李合评本与神田喜一郎藏本》，《〈西厢记〉的文献学研究》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，第 144 页。

[⑤] 蒋寅《东瀛读书记》，载《文献》1999 年第 1 期。

[⑥] 郑振铎《西谛书话》，北京三联书店 1998 年版，第 145 页。

[⑦] 孙一珍《邓志谟论》，《海峡两岸明清小说论文集》河海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，第 220 页。

[⑧] 傅芸子《正仓院考古记白川集》，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，第 139 页。

[⑨] 严绍盪《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，第 230 页。

[⑩] 严绍盪《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，第 230 页。。

[11] 傅芸子《正仓院考古记白川集》，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，第 137 页。

[12] 傅惜华《明代杂剧全目》，作家出版社 1958 年版，第 139 页。

[13] 傅芸子《正仓院考古记白川集》，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，第 135-136 页。

[14] 傅芸子《正仓院考古记白川集》，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，第 162-164 页。

[15] 傅芸子《正仓院考古记白川集》，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，第 137 页。

[16] 傅惜华《明代杂剧全目》，作家出版社 1958 年版，第 143-144 页。

[17] 傅芸子《正仓院考古记白川集》，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，第 137 页。

[18] 傅惜华《明代杂剧全目》，作家出版社 1958 年版，第 140 页。

[19] 傅芸子《正仓院考古记白川集》，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，第 134 页。

[20] 傅芸子《正仓院考古记白川集》，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，第 161-162 页。

- [21] 严绍盪《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，第 230 页。
- [22] 傅芸子《正仓院考古记白川集》，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，第 130-132 页。
- [23] 傅芸子《正仓院考古记白川集》，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，第 151-157 页。
- [24] 严绍盪《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，第 230 页。
- [25] 蒋星煜《琵琶本〈西厢记〉考》，载《学林漫录》总第七期，中华书局 1983 年版，第 163 页。
- [26] 蒋星煜《〈西厢记〉的文献学研究》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，第 16 页。
- [27] 蒋星煜《〈西厢记〉的文献学研究》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，第 16-18 页。
- [28] 蒋星煜《明刊本〈西厢记〉的古本、元本问题》，《〈西厢记〉的文献学研究》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。
- [29] 蒋星煜《明代上饶余泸东氏生平之探索及其校正本西厢记之来龙去脉》，载《江西师院学报》1981 年第 2 期。
- [30] 蔡毅《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》，齐鲁书社 1989 年版，第 463 页。
- [31] 傅芸子《正仓院考古记白川集》，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，第 142 页。
- [32] 邓长风《明清戏曲家考略三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，第 480-481 页。